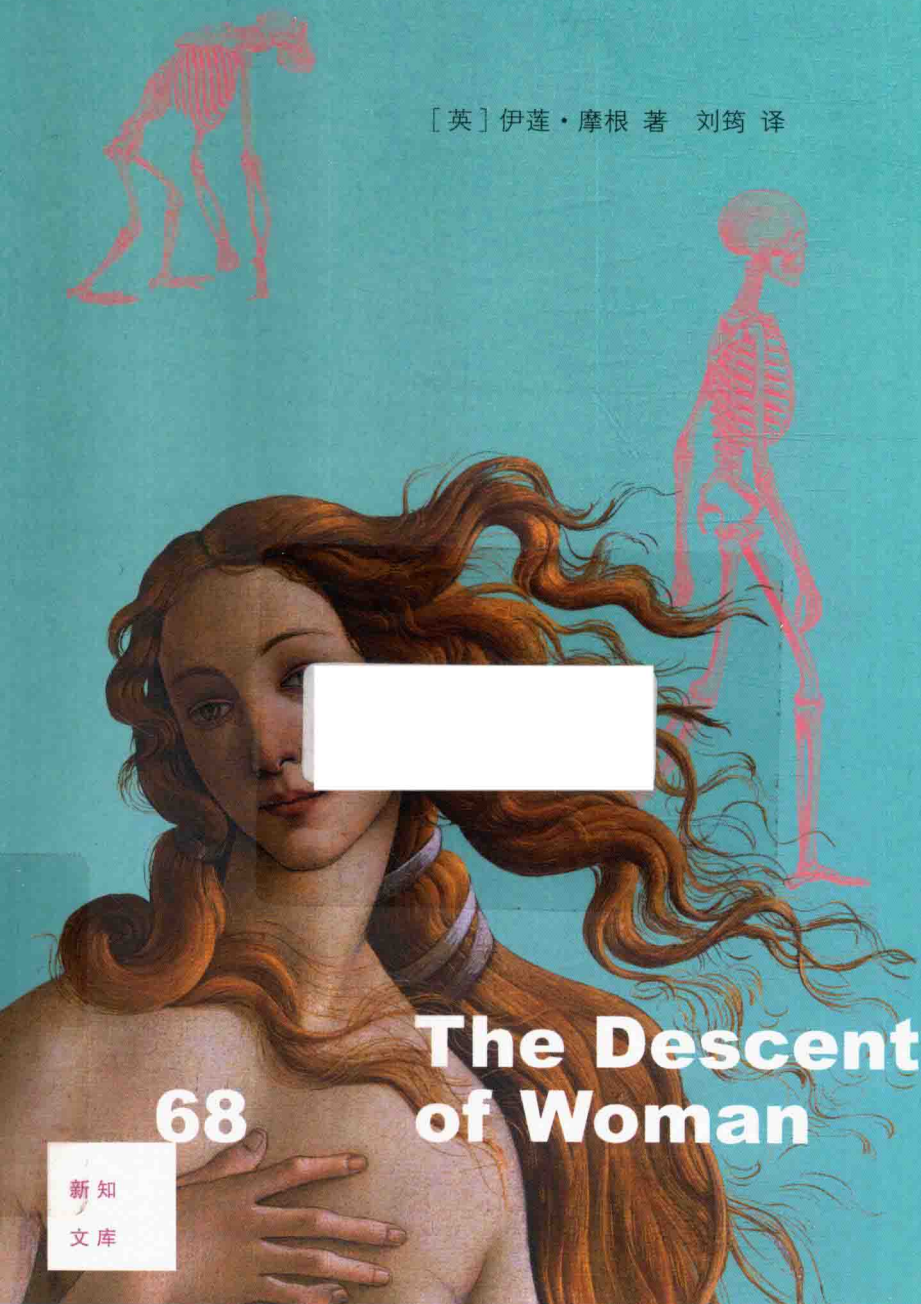


女人的起源

[英] 伊莲·摩根 著 刘筠 译



68

The Descent
of Woman

新知
文库

女人的起源

[英] 伊莲·摩根 著 刘筠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的起源 / (英) 摩根著; 刘筠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11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5689-4

I. ①女… II. ①摩… ②刘… III. ①妇女史学 IV. ①C4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9494 号

责任编辑 曹明明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康 健

责任校对 张 睿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5.875

字 数 184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20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目 录

第 1 章 人造神话	1
第 2 章 逃亡之路	15
第 3 章 脱胎换骨	35
第 4 章 性高潮	56
第 5 章 爱	77
第 6 章 语言	94
第 7 章 大转折	112
第 8 章 人，狩猎者	129
第 9 章 灵长类动物的政治	160
第 10 章 女人的需求	188
第 11 章 现在和未来	205
后记（1985 年）	229
参考资料	243

第1章

人造神话

按《圣经》所说，上帝最先创造了男人。女人不仅是后创造的，而且是取悦男人的尤物。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圣经》深信不疑，并以它来确定女人的从属地位，以它作为女人低人一等的依据。因为即使作为男人的复制品，她们也不够完美——差距仍然存在，女人不是上帝的杰作。

有一首古老的民歌这样唱道：“我的毛驴像匹马，摇摇晃晃向前跑。”描写性别差异的文学作品，大都隐晦地把女性想象成摇摇晃晃的男人，是被扭曲的形象。男人是正常的，而女人则偏离了正轨。

真希望达尔文能魂兮归来，写一部内容完全不同的《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这本书自然会消除这种错误的假想，因为达尔文不认为女人是后创造的，他坚信女人在最初的时候至少和男人旗鼓相当。他的思想理应引起两性关系认识方面的革命，但是可惜一切如旧。

男人们跃跃欲试，订立了一项在他们中间既能产生共鸣又能引起兴趣的任务：找出最新的理由，证明女人的一切明显处于劣势，

从属地位永远不会改变。目标刚一确定，他们便乐此不疲地忙碌起来，毅然摒弃了神学思想，启用生物学、生态学和灵长目动物学等先进手段。但不论采用什么，结果当然是换汤不换药。

现在，他们准备对最复杂的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一次大辩论，不再拿上帝的旨意做武器，而是以丽鱼的性行为方式^①作为依据。因此，如果一个女人要求同工同酬或平等提升，总会有不可一世的男人站出来，先对性激素的特点做些说教布道，然后指出，女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性激素的影响，其结果必然造成自己生活中的男人失去阳刚之气。

这在我们女人看来更像是老一套的情感敲诈，就像一个女人声称，如果小萨尼不按妈妈想的去做，就会给他点颜色看。所以毫不奇怪，大多数想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女人都想避开生物和物种起源的理论，希望忽略它们，一心一意地想着将来一定会改变。

我认为这是个错误。人类起源于丛林，并进化为以狩猎为生的食肉动物的学说深深扎根在人们的意识里，就像《圣经》一样根深蒂固。男人甚至可以坦然地认为同工同酬是对男性尊严的蔑视，他的头脑中有一幅理想的构图：自己高高在上，支撑在下面的是一大批经过科学证明的事实。我们不能拒绝这些事实，也不该无视它们的存在，我想我们所能做的是提出建议，让大家明白，现在对这个事实的理解不一定完全正确。

实际上，我对科学家们非常景仰，特别是进化论和生态学方面的专家。我知道虽然他们有时也会误入歧途，但却不会纯粹出于偏见。问题的部分原因是语义造成的，即“人”（man）一词具有双重含义，既表示一个物种，也表示该物种中的雄性。如果你准备

① 如果雌性丽鱼不表现出“畏惧的形态”，雄性丽鱼就“没有勇气交配”。——译者注

写一本关于人的书，或建立与人有关的理论，就无法避免使用这个词，而且必然会用到一个代词，即为了语言形式的简便一定会用到“他”。所以第一章还没写到一半时，这种进化中的动物就会在你的脑海中形成具体的形象。那是个男人的形象，是你所写故事中的主人公，书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将围绕他展开，你描写的每一个人物也会与他相关。

这些话听起来有点像语言学上的诡辩术，又像女权分子的牢骚。要是你相信我，那我就告诉你，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我想，man 一词究竟表示一个男性公民还是表示一个种族，其语义上的混乱由来已久，它起到的是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人的起源、发展，以及对人性的思考。

关于这类题目的思索大部分都是男性中心说（以男性为中心），这与哥白尼以前人们头脑中的“地心说”如出一辙。对男人来说，打破认为自己是种族中心的思维模式和打破认为我们是宇宙中心的思维模式一样艰难。他们下意识地认为自己是进化的主流，女性则以追随者的身份围绕在他的鞍前马后，如同月亮围着地球转一样。结果造成他们不但忽略了我们祖先留下的有价值的线索，而且还时常发表一些毫无来由的论调。

男人写自己方面的书，我看得越多越希望能有一本的开头是这样的：“当人类的第一个祖先从树上下来时，她的大脑还没完全成熟，智力是她与其他物种有着明显区别的地方……”

当然，她不一定就先于他成了人类的第一个祖先，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女人为子孙后代的成功延续贡献着一半的基因。大多数的书籍在大多数的时候都会把她抛在脑后，只有在谈到性和生育时，才不得不突兀地把她推上台，然后迅速地结束：“好了，亲爱的，现在你可以走了。”之后，继续描写那些“勇敢猎人”血肉

丰满的故事，以及他新打造的漂亮武器，还有他用笔直的双腿飞快地奔跑在更新世^①的原野上。她任何形体上的变化都是在模仿他，如若不然，就是为了取悦他。

近来，进化论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考古学家、生态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物理学家，集百家之长，齐心协力，为最后的攻坚做准备。尽管研究者的胜利果实不断结出，今天发现了下颌骨，明天会有新的统计数据，但仍然有一部分奇怪的现象无法解释。很多书中会出现这样的字眼：“……人类进化过程的早期阶段依旧迷雾重重”“人类的诞生完全出于偶然，是一系列超级巧合之最……”“人类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殊环境下的产物。”科学家们感到，一定有什么被忽略了，但究竟是什么谁也不清楚。

专家们的问题在于思想过于僵化，偶尔也有一些事情让他们深受触动。罗伯特·阿德里 (Robert Ardrey)^②讲述了肯尼斯·奥克利 (Kenneth Oakley) 博士所受的启发，那是在非洲首次发掘出南方古猿遗址的时候，他写道：“没有任何预兆，答案就突然闪现在他硕大的脑壳里，当然，奥克利博士说，我们确信，最先出现的是大容量的大脑！据此可以推断，第一个人一定是英国人！”他和阿德里都忽略了一个细节，没有注意到这个推断同样出自潜意识，同样不够全面客观。也许不久，可能会冒出一位进化论专家，他拍着自己的大脑门说：“当然了！我们断定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人是男人！”



现在我们先对目前相关的资料做个简要的总结，虽然所有发现

① 距今 200 多万年到 1 万多年。——译者注

② 罗伯特·阿德里 (1908~1980)，美国人类学家，好莱坞编剧，著有《非洲创世记》(African Genesis)、《地域法则》(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等。——译者注

的最新证据为近期的研究带来了一丝光明，但人们对人类进化的总体认识没有太大的改观。

最主要的是人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泰山”式的形象，这些男性猿人离开了高大的树木，看到草原上到处都是猎物，于是拿起了武器，摇身变成了勇敢的猎人。

这就是与我们女人相关的所有事情的根源。我们直立行走，是因为勇敢的猎人当时要站得高一些，以便巡视远处的猎物；我们住在山洞里，是因为猎人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以便外出后返回；我们现在用语言交流，是因为当初猎人要计划下一次的远行，并吹嘘上一次的战果。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研究了女性乳房的形状之后，马上断定，它们变成这种形状是因为配偶成了勇敢的猎人，莫里斯还为他的荒唐言论找了各种理由。泰山的形象令他们如此痴迷。

我认为这些言论都不能令人信服，它们不是前后矛盾，就是故弄玄虚，还包含着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但从没有人问过为什么谴责比无解的问题还要多，因为，就像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教授所说：“科学家们不会给自己出难题，除非他对解决问题成竹在胸。”我写本章的目的是想先列出这些问题，然后再介绍对裸猿的新看法，它至少可以为每一个问题找到可能的答案，对其他的问题也有所启示。

第一个未解之谜是：上新世^①期间发生过什么事情？

目前普遍接受的理论是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2000万年前的肯尼亚活跃着一支猿人，他们的体形大小不一，小的和小长臂猿类似，大的和大猩猩差不多。利基（L. S. B. Leakey）博士曾在维多

① 距今 500 多万年至 250 多万年。——译者注

利亚湖地区挖掘出上百块骸骨，看得出他们当时的生活悠闲自在。那一时期被称为中新世^①，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郁郁葱葱，一切生机勃勃。

随之而来的是上新世的极度干旱，罗伯特·阿德里是这样描述的：“很难想象人类曾经历过上新世的漫长岁月，类似的艰难困苦十年已经难以忍受了。二十几年前，美国南部曾暴发了这样一次大灾难，整个地区受到干旱和沙尘的侵扰，对那里的居民来说，十年的时间一定是遥遥无期，而非洲的上新世却整整持续了1200万年。”

遍及非洲大陆，至今尚未发现上新世时期古猿的化石。^②这一时期，许多中新世时期朝气蓬勃的古猿全部灭绝，这并不奇怪。一小部分猿被困在日渐缩小的森林中，当上新世结束时，他们重新出现在地球上，不过是用手臂吊在树上，他们的手臂由于特殊的关节结构活动自如。

然而，也有让人惊奇的事情发生，南方古猿就是一例。1925年，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教授首次发现了他们的遗迹之后，又发掘出了相当数量的化石。

经历了1200万年恐怖的艰难困苦，南方古猿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地球上，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进化。从颅骨枕部结构可以看出，头的角度已经发生了变化，表明他们不再用四肢行走，而是直立行走。据威尔弗雷德·勒·格罗斯·克拉克（Wilfred le Gros Clark）爵士说，他们的眼眶部位“和人类的极为相像”。他们的智力也有所

① 距今2300多万年至500多万年。——译者注

② 本书初版时间较早，实际上，目前已在非洲发现许多上新世时期的古猿化石。——编者注

提高，与此相关的证据是在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①地区发现的，同时出土的还有比较粗糙的石器，这标志着人类早期文明已经开始。罗伯特·阿德里说：“我们进入了（上新世的）艰苦时期，一个未分化的生物身上显现出人类的潜能。我们只缺少智能的大脑和一个下巴。那后来我们碰到了什么事情？”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碰到了什么事情？又去了哪里？”

第二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站立起来？大众对这一点的认识如同蜻蜓点水。德斯蒙德·莫里斯简单地解释为：“面对重重压力，他们深入挖掘着捕杀猎物的潜力，身体变得更加直立，也就意味着奔跑速度更快。”罗伯特·阿德里的说法也不复杂：“我们学会了直立，首先是为了满足狩猎生活的需求。”

可是，先等等，我们那时是四足动物，这些说法传达出的意思是，一只四足动物忽然发现用两条腿跑动的速度比用四条腿要快。想象一下其他的动物吧，猫、狗或是马的情况如何？显然这种说法荒诞不经。同样，四条腿必然比两条腿跑动速度快。两足形态的出现显然是非自然因素造成的。

白鼬、黄鼠、兔子和黑猩猩都会双足蹲立或站立观望远处，但需要速度时，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四条腿都用上。我能想到的用两足行走快于四足的动物只有袋鼠和一种名叫“Texas boomer”的小型蜥蜴，但它不能长时间直立。事情的关键在于那条沉重的、保持平衡的尾巴，当然我们从来没长过。你可能会说，那对于灵长类动物是自然的演化，因为它们常常挺直身体坐在树上，但这样的情况是自然规律吗？狒狒和短尾猴千百万年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陆地上，但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正在向两足转变。

① 在坦桑尼亚境内。——译者注

乔治·巴塞洛缪 (George A. Bartholomew) 和约瑟夫·伯塞尔 (Joseph B. Birdsell) 指出：“……哺乳动物中两足现象十分罕见，这表明它不太实用，除非极特殊的情况。即便是现代人独特的近乎垂直体态的运动方式和四足哺乳动物相比，也相对处于弱势……必然有一个与运动无关的、重要而有利的因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现。”

那这个有利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泰山派认为两足行走能够让猿在手拿武器的时候追逐猎物，最初的武器大概就是石块。但一只黑猩猩若是没来得及把香蕉放到口中，也能拿着它（也可能是石块）到处跑，它会一手拿着东西，然后手脚并用地奔跑，因为三条腿也会比两条快得多。那我们的祖先究竟打算做什么？双手各拿着石头蹒跚而行？还是双手一起搬起石头扔出去？还是要搬动大木头？

不，都不是！一定有更充分的理由迫使我们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习惯了用后腿走路，尽管那样速度更慢。我们需要找到其中的原因。

第三个问题是：猿是怎样开始使用武器的？德斯蒙德·莫里斯的解释同样轻描淡写，而且是跳跃式的：“面对重重压力，他们深入挖掘着捕杀猎物的潜力……他们的手可以坚实有力地握住武器。”与莫里斯相比，罗伯特·阿德里对武器更感兴趣，他称那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贡献”。他对人类使用武器的解释和其他人一样草率：“在人类早期的进化中，我们已经能够熟练有效地使用武器，从而废弃了灵长类动物天然的匕首（比如猿巨大的犬齿）。 ”

但是我们不能过早地下结论，人类是怎样又为什么开始使用武器的？为什么只有一种生存在中新世的猿使用武器？走投无路的狒狒也会和猎豹厮杀，饥饿的狒狒还会吃掉小鸡，按理说它们也能拿起石块，不再用它“灵长类动物天然的匕首”，从而成为勇敢

的猎人。但是它们并没那么做，那我们为什么做了？萨雷尔·艾默尔（Sarel Eimerl）和欧文·德沃尔（Irven de Vore）在他们的《灵长类动物》（*The Primates*）一书中指出：

实际上，对它的解释众说纷纭。例如，如果一种动物的正常防御方式是看到捕食者就逃跑，那它一定会这么做。如果正常的方式是用牙齿作战，那它就会毫不客气地龇牙上阵，一般情况下不会突然采取新的措施，比如拿起木棍或石头投掷出去。它们想不到要这么做，即使无意中做了，也不会寄希望一定能发挥作用。

现在许多灵长类动物的确都养成了使用工具的习惯。黑猩猩会用木棍把昆虫从巢穴中拨出，会把树叶卷起来盛水。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ohler）的猿能用棍子取到笼子外的水果。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但是，这种学习需要三点保障。一是必须能够从容对待一次又一次的试验。二是工具必须供应充足（森林中的木棍和树叶比比皆是），或者就在手头[即使科勒聪明的黑猩猩苏尔坦（Sultan）看到面前摆着水果，而可以利用的新工具在身后，它也会不知所措，它需要这两样同时出现在视野中]。三是若要保持这一习惯，必须要求同一动作每次所产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这种猿。对他来说时机不对——当他面对一个毛发直立的劲敌，或者猛冲过来的豹子，甚至是一只逃跑的猎物，他不会愚蠢到去采用新奇的办法。黑猩猩有时会挥动木棍威胁对手，但如果敌方执意要冲上前来，它会扔掉木棍用前掌和牙齿投入战斗。即使我们假定一种变异的猿在肾上腺素急速涌进血管时能

够冷静思考，“一定有比牙齿更好的办法”，他还需要幸运地看到，远古草原的正中，刚好有一块大小适当的石头，不偏不倚地摆在他和对手之间。而在他捡起石头扔出去的时候，必须瞪大眼睛，第一次是这样，以后每次都要如此。因为如果他不能击中猎豹，也就无法把这一技巧传授给后代，告诉他们只需改进就完全能够使用。再假如没能打中羚羊，他就会想：“噢，好吧，这一招显然不灵，还是用老办法吧。”

不，如果一切都很凑巧，致使人成了杀戮成性的动物，那我们现在一定会以肉食为生。

很多泰山派学者心里都明白自己的双足理论和武器使用理论都站不住脚，于是又炮制出另一种“反馈”的说法，认为尽管这两种理论毫不相干，独立看来好像是空话，但放在一起，还能说得过去。他们提出，虽然猿用双足走路不稳，但却使他成了优秀的石块投掷者（为什么？）。他投掷石块时虽然不很准确，但更有利于他双足行走（为什么？）。艾默和德沃尔再次提出了那个棘手的问题：黑猩猩也能直立行走，还能熟练使用简单的工具，为什么只有智人从反馈中得到了益处？大家都可以认真想一想。

下一个问题：裸猿为什么会变得浑身没毛？

德斯蒙德·莫里斯称，与狮子、豹这类纯粹的食肉动物不同，食植的猿从身体条件上讲不能“飞快地追击猎物”。他“在打猎的时候身体会感到很热，没有体毛对快速追逐猎物非常有好处”。

这是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典型例证。当两种性别同时存在时，我绝不相信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一个女士脱掉她的裘皮大衣，仅仅是为了避免一个老头在快速运动时的大汗淋漓。在向全身裸露的变化过程中，女性身上会演绎怎样的故事呢？

莫里斯博士说：“当然了，如果气候极度炎热，这一身体机能

不会发挥作用，因为暴露的皮肤会受到损伤。”所以，失去体毛显然应该发生在“地狱”般的上新世之后。但接下来是更加肆虐的更新世，间或出现的是非洲巨大的“积洪期”，与此相呼应的还有北部的冰河期。“积洪期”是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连绵不断的暴雨，因此，我们要勾勒出的女性祖先的形象是：她光着身子坐在平原的中央，天上下着倾盆大雨，她需要用两只手才能抱住湿滑、扭动，同样光滑的婴儿。这太过荒唐！对勇敢的猎人来说，如果回到家中，发现儿子奄奄一息，妻子已被冻死，那他绝不会感到安全和爽快。

或许这一现象可以通过两性有别来解释，一个性别的失毛现象比另一个性别的要求更严重，当然事实也应如此。但泰山派学者却不幸看到，脱掉毛发最彻底的是待在家里的雌性，而奔跑在外的猎人胸部的毛还保留着。

再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性生活会变得错综复杂、混乱不堪？

不用我说，答案明摆着，一切也是从男人学会打猎开始。他得跑很远的路去追逐猎物，此时的他开始在意那个小女人在做些什么，还会担心队伍中其他的成员，因为，按德斯蒙德·莫里斯的解释：“在打猎的时候，如果弱小的男人要参与围猎，就得出让更多的性权力，就必须更频繁地出让女人。”

于是，事情进一步发展，建立一种“对偶”体制就非常必要，它可以确保一生忠诚。我引用一句话：“最简便、直接的方法就是让配偶的共同活动更多变、更有乐趣。换句话说，就是让性更富情趣。”

结果是，裸猿长出了耳郭、肉乎乎的鼻子、外翻的嘴唇，据说，生成这副模样是为了相互刺激，以达到冲动的目的。裸猿夫人

的乳头变得对性反应敏锐，还专门长出了能够达到性高潮的器官，并学会了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出积极的性反应，甚至在怀孕期间，“因为在一雄一雌的关系中，长时间地无法满足雄性的身体需要是危险的，会威胁到对偶关系”。他可能会一气之下拂袖而去，还可能去寻找另一位雌性，也可能在打猎活动中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

此外，他们还采取了面对面的性交方式，改变了过去后位交配的形式，这种新的方法可以产生“个性化的性交”。身体前部的接触意味着“双方之间传递出的性信息和性乐趣可以彼此呼应”。简而言之，你明白是在和谁做爱。

这让裸猿夫人陷入了困境。当时，性接触中最值得炫耀的就是“一对丰满圆润的屁股”，可一夜之间，它们变得毫无价值。她要和配偶面对面，要与他配合默契，激情洋溢，恰到好处地展现新长出的耳朵和鼻子。但不知怎么，他毫无兴趣，要知道，他怀念那丰满的臀部。莫里斯博士提醒到，这种境况非常不妙，“如果我们种族的雌性能够成功地将雄性的兴趣转到前面，那就需要把身体的前面进化得更刺激”。能猜出是哪个地方吧？一猜就中！她的前胸长出了第二对半圆形的肌肉，人类再一次幸免于难。

说起这些确实很令人激动，但经不起仔细推敲。狼群在寻找配偶时不需要这些催情的诱因。我们的近亲长臂猿可以保持一生忠诚，它们既不需要“个性化”的前位性交，也不需要复杂的性感部位，更不会长年里随时发情。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呢？

最主要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增加的性特征提高了忠诚的保险系数？如果雄性裸猿看见发生在自己配偶身上的这一切附加的性变化，他怎么会看不见周围其他雌性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这些特征对他会有什么作用？特别是后来当他注意到裸猿夫人的四个半圆形部位不如从前丰满的时候，他会有何反应？